

百五
十家評註史記

上海文瑞樓印行

百五十名家評註史記卷之七十

漢太史令龍門司馬遷著

張儀列傳第十

張儀者魏人也。呂氏春秋曰儀魏氏餘子。○索隱曰晉有大夫張老又河東有西張亦見此傳。按戰國策並不載楚相辱張儀及蘇秦激之入秦事。

張儀曰韓信傳解兵北首燕路解亦訓釋若依劉氏解解為酒則此云皆數百不服解之訓不通矣。

王維楨曰古在是篇中骨子茅坤曰描寫蘇秦激怒張儀西入秦處極工。

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

說音稅。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解之。隱曰古釋字。索其妻曰：「嘻，索隱曰音傷鄭玄曰：『嘻，悲恨之聲。』」子毋讀書游

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蘇秦已

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索隱曰從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

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願？」張儀

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誡門下人不為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

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索隱曰按謂數設詞而以子之材能乃自令讓之，讓亦責也。數音朔。

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乎？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為故人求

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

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

百五十名家評註史記

卷之八

卷之四

金于蜀蜀不與真蜀相攻即此事也

王蒙曰伐蜀一節不必入張儀傳

按此後俱襲戰國策文亦少異

增陸深曰司馬錯之策不特忠於秦且商軍事勢又多

格言殊不類戰國諸人

增張洲曰司馬錯張儀各逞雄辯各有其據然終不若

錯之理正詞順

增徐中行曰老泉謂秦之憂在六國

蜀最僻最小最先取楚最强最末取

非其憂在蜀也余謂取蜀則楚在掌

中矣白起所以再戰而燒夷陵也

楊猶吉曰孔明之定滇南諸夷而後

謀伐魏即此意

增田莖衡曰我太祖先平張士誠方

谷珍而後平蜀亦此策蓋先定其內

且無後患也

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斜谷之口徐廣曰一作尋成阜筆縣有尋口○索隱曰尋什犂相近也什谷地名○正義曰括地志云溫泉水即尋源出洛州鞏縣西南四十里注水經云郿城水

相近也什谷地名○正義曰括地志云溫泉水即尋源出洛州鞏縣西南四十里注水經云郿城水

出北山郿溪又有故郿城在鞏縣西南五十八里按洛州維氏縣東南四十里與郿溪相近之地

當屯留之道正義曰屯留潞州縣也魏絕南陽正義曰南陽懷州也是當屯留之道楚臨南鄭

正義曰是塞什谷之口也今楚兵臨秦攻新城宜陽索隱曰新城當在河南伊闕之左右○正義曰洛州福昌縣也以臨二周

之郊誅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案圖籍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倫也敝兵勞

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為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索隱曰王司馬錯曰不然臣聞

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彊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翟之長也有禁紂之

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索隱曰戰國策取作得

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焉正義曰饒音膳同辭其食也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西海而天下不

以為貪索隱曰西海謂蜀川也海者珍藏所聚生猶謂秦中為陸海然也其實西亦有海所以云西海○正義曰海之言晦也西夷晦昧無知故言海也言利盡

西方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索隱曰名謂博其德也實謂得土地財寶也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

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請論其故索隱曰論者告也陳也故謂

陳不宜伐之端由也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

百五十名家評說史記

卷七十 張儀列傳

田汝成曰按齊字恐衍當云韓周之與國也

增鮑彪曰按甘茂

傳云張儀西并巴蜀當儀與錯議不同故使錯之蜀而與甘茂傳異何也

水經云秦自石牛道使張儀司馬錯

尋路伐蜀滅之華陽國志云蜀王伐

直侯直侯奔已求救於秦忠文王使

張儀司馬錯入蜀滅之是二人同往

也

楊慎曰衡之說大抵與從之說相反

從誇其國強則衡必敗其國弱從言

事秦與不交與國之害而衡以以為

利以不事秦少禍

恐喝之以從不可

成離其心大害如

此

楊慎曰自首至固戰場也言地狹兵寡而無險固敗言其弱不可保也自梁南與楚至四分

三川正義曰韓自知亡二周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

楚以地與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謂危也不如伐蜀完惠王曰善寡人請聽子卒

起兵伐蜀十月取之索隱曰六國年表在惠王二十二年十月也遂定蜀正義曰表云秦惠王後元年十月擊滅之貶蜀王更號

為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秦以益彊富厚輕諸侯秦惠王十年使公子華徐廣曰一作華

與張儀圍蒲陽索隱曰魏之邑名○正義曰在隰州隰川縣蒲邑故城是也降之儀因言秦復與魏而使公子

繇質於魏儀因說魏王曰秦王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魏因入上郡少梁謝秦

惠王惠王乃以張儀為相更名少梁曰夏陽徐廣曰夏陽在梁山龍門○索隱曰夏陽音下山名亦曰大夏禹所都○正義曰

少梁城同州韓城縣南二十三里夏陽城在縣南二儀相秦四歲立惠王為王正義曰表云惠王之三十三年周居一歲為秦將取陝築上郡塞其後二年使與齊楚之相會齧

桑東還而免相相魏以為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効之魏王不肯聽儀秦王怒伐

取魏之曲沃平周復陰厚張儀益甚張儀慙無以歸報留魏四歲而魏王襄卒哀王

立張儀復說哀王哀王不聽於是張儀令秦伐魏魏與秦戰敗明年齊又來敗魏於

觀津觀音秦復欲攻魏先敗韓申差軍斬首八萬諸侯震怒而張儀復說魏王曰魏

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諸侯四通輻湊無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

二百餘里車馳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

四方守亭鄣者不下十萬梁之地勢固戰場也梁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

卷之四

子行無汗國信言所方處子作皇在木嘉三庭下委行孝君齊從嘉王委取由沙田

家亦載此故事同而文法異宜並觀之

余有丁曰按蘇秦說六國自是實事假金是欺詐反復觀其說楚可知也

又出儀之右

光緒曰按蘇子

云河上有家貧

恃耕藉而食者

其子沒於淵得

千金之珠其父

謂其子曰取石

來銀之夫千金

之珠必在九重

之淵而龍領

下子能得珠者

必遺其龍也使

龍而居子尚

何微之有哉

儀弄楚於掌股

之上若若先人

亦遺懷王之昏

昧故耳使懷王

而審儀必死幸

矣

增宋景曰楚懷王

商於之地輕與齊

絕屈白經無名之

師輕與秦戰卒之

師輕與秦戰卒之

年魏復事秦秦欲伐齊齊楚從親於是張儀往相楚楚懷王聞張儀來虛上舍而自

館之曰此僻陋之國子何以教之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

獻商於之地六百里索隱曰劉氏云商命之商州有古商城其西二百餘里有古於城使秦女得為大王箕箒之妾秦

楚娶婦嫁女長為兄弟之國此北弱齊而西益秦也計無便此者楚王大說而許之

羣臣皆賀陳軫獨弔之楚王怒曰寡人不興師發兵得六百里地羣臣皆賀子獨弔

何也陳軫對曰不然以臣觀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齊秦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楚

王曰有說乎陳軫對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今閉關絕約於齊則楚孤

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是北絕齊交西生患於

秦也而兩國之兵必俱至善為王計者不若陰合而陽絕於齊使人隨張儀苟與吾

地絕齊未晚也不與吾地陰合謀計也楚王曰願陳子閉口毋復言以待寡人得地

乃以相印授張儀厚賂之於是遂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張儀至秦詳失

綏隨車不朝三月正義曰詳音羊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絕齊未甚耶乃使勇士至宋借宋

之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下秦秦齊之交合張儀乃朝謂楚使者曰臣有奉

邑六里願以獻大王左右楚使者曰臣受命於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不聞六里還

報楚王楚王大怒發兵而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割地反以賂秦與

之并兵而攻齊是我出地於秦取償於齊也王國尚可存楚王不聽卒發兵而使將

商於之地不可得而屈亦不免得虜為楚者亦可已矣恐不思難又復變秦果何義耶內義師徒之眾外有魏之兵利之不可拘也如此

增唐隆曰張儀請行意有斯尚為援而亦知秦強楚弱楚必不敢言已也

增楚曰陳氏愚閻氏而解白登之圍蓋本諸此

余有丁曰按秦死而張儀得行其說所謂蘇君在懷室渠能者

茅坤曰此前張儀雖相魏與楚初之以事秦而未始松言從人者之失也蘇秦死而儀之說始煥然于世矣

增儀曰其楚王之惡也今楚王明而熟於計即此可折張儀矣夫羊之與虎不恰明其然與羊猶可伴生與猛虎則止而單

軍屈匈擊秦秦齊共攻楚斬首八萬殺屈匈遂取丹陽徐廣曰漢中之地正義曰今在枝江漢中也在

漢水楚又復益發兵而襲秦至藍田大戰楚大敗於是楚割兩城以與秦平秦要楚

欲得黔中地正義曰要音腰也欲以武關外易之正義曰即商於之地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

獻黔中地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張儀乃請行惠王曰彼楚子怒子之負以商於之

地是且甘心於子張儀曰秦彊楚弱臣善靳尚尚得事楚夫人鄭袖袖所言皆從且

臣奉王之節使楚楚何敢加誅假令誅臣而為秦得黔中之地臣之上願遂使楚楚

懷王至則因張儀將殺之靳尚謂鄭袖曰子亦知子之賤於王乎鄭袖曰何也靳尚

曰秦王甚愛張儀而不欲出之索隱曰不字當作必時張儀為楚所囚故必欲出之也○正義曰秦王不欲出張儀使楚若欲自行今秦

欲以上庸地及美人贖儀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正義曰今以美人聘楚以宮中善歌謳者

為媵楚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不若為言而出之於是鄭袖日夜言懷

王曰人臣各為其主用今地未入秦秦使張儀來至重王王未有禮而殺張儀秦必

大怒攻楚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毋為秦所魚肉也懷王後悔赦張儀厚禮之如故張

儀既出未去隱蘇秦傳蘇秦死索隱曰此時當秦惠王之後元十四年乃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

險帶河四塞以為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積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

安難樂死主明以嚴將智以武雖無出甲席卷常山之險必折天下之脊索隱曰常山於天下

在北有若人之脊背也○正義曰古之帝王多都河北河東故也天下有後服者先亡且夫為從者無以異於驅群

斃其死耳若不見夫貪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怒也若奈何謂與猛虎得也惜楚無有計及此者或曰秦卒并六國則儀說近是余謂不然秦當十五年不敢出函谷矣彼十五年中國強熟視習見夫六國黔驢之技止此耳使當張儀行說之時渾水尋盟約從如故共執張儀而際于布為一秦兵下一國則五國之兵雲集響應赴秦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故始吾以昏愚為楚王罪而因并罪五國云

光緒曰盡城守言可盡釋其威而守之聲字妙甚有無限光景在
增陳文煥曰有謀人之心者必示人以弱秦之不出兵山東者明此術也

羊而攻猛虎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王不與猛虎而與群羊臣竊以為大王之計過也。凡天下彊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交爭其勢不兩立。大王不與秦秦下甲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臯韓必入臣梁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梁攻其北社稷安得毋危且夫從者聚羣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正義曰挑田鳥反栗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飾辯虛辭高主之節言其利不言其害卒有秦禍正義曰卒忽勿反無及為己是故願大王之孰計之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於汶山正義曰汶音泯浮江以下至楚三千餘里舫船載卒索隱曰舫音方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然而不費牛馬之力不至十日而拒扞關徐廣曰巴郡魚復有扞水扞關○索隱曰在吹州巴山縣界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秦舉甲出武關南面而伐則北地絕正義曰楚之鎮得備明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待弱國之救忘彊秦之禍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大王當與吳人戰五戰而三勝陣卒盡矣偏守新城存民苦矣索隱曰偏音匹連反此之新城當在吳楚之間也○正義曰新攻得之城未詳所在臣聞功大者易危而民敝者怨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彊秦之心臣竊為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兵函谷十五年以攻齊趙者陰謀有合徐廣曰一作吞天下之心楚當與秦構難戰於漢中索隱曰具地在秦之山南楚有西北漢水南之地名曰漢中也楚人

增張鳴鳳曰即前事以恐喝之其心易搖

光緒曰大關或作大開不若關字義長

增陳文燭曰顯暴蘇秦之短以明其言不足信

董份曰此語却是名言

增黃洪憲曰說諸侯皆曰事秦獨楚曰入質效地亦以楚之強足以敵秦云爾

楊慎曰大抵言韓之弱不能抗秦之強然欲為秦必先為秦弱楚則利其地此轉弱為福也

增唐順之曰合從者必首其國之善連橫者必首其國之惡用心亦略可見其說亦出於兵志蓋地狹民貧則宜守固地廣人富則可謀人各因所趨以為記

增陳文燭曰割地以求安國圖未安

不勝列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興兵襲秦戰於藍田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徐廣曰搏或音執夫秦楚相敵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危於此者矣願大王

孰計之秦下甲攻衛陽晉必大關天下之匈徐廣曰關一作間○索隱曰以常山為天下脊則此衛及陽晉當天下脅蓋其

地是秦晉齊楚之交道也以言秦兵據陽晉是大關天下脅則他國不得以動也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

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也索隱曰遠近泗水之側當戰國之北也九天

下而以信約從親相堅者蘇秦封武安君相燕即陰與燕王謀伐破齊而分其地乃

詳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

詐偽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索隱曰混本一作棍同胡本反其不可成亦明矣今秦與楚

接壤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使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

秦請以秦女為大王箕箒之妾効萬室之都以為湯沐之邑長為昆弟之國終身無

相攻伐臣以為計無便於此者於是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與秦欲許之屈

原曰前大王見欺於張儀張儀至臣以為大王烹之今縱弗忍殺之又聽其邪說不

可懷王曰許儀而得黔中美利也後而倍之不可故卒許張儀與秦親張儀去楚因

遂之韓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菽而麥民之食大抵飯菽藿羹一歲

不收民不饜糟糠地不過九百里無二歲之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所

徒負養在其中矣索隱曰所徒謂徭役之賤者負養謂負擔以給養公家亦賤人也除守微亭鄣塞見卒不過二十

而地以先失智者之所不為爭一邑而殺人邑未得金而枉死者眾矣亦仁者之所不為故太上修政刑以自強次莫如合從以自固遠禍求福計未有便於此者（增）歸有先曰韓近秦故直言下甲據宜陽言其便如水之下流上地即上堂之地
鮑彪曰橫人之辭真所謂虛喝者韓之兵信弱食信寡矣獨不曰從合則能以弱為強以寡為多乎惜乎世王不少察于此也
楊慎曰蘇秦說下齊不知秦之無奈齊何而輕事秦故破其說者特以強弱相形耳至秦謂楚和親而韓魏趙亦已割地齊不事秦則韓立至是直以威恐喝之
（增）陳懿典曰齊以趙為之障蔽故舉

萬而已矣。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賁之士，跼跼科頭，（補）案跼音徒，跼音徒，俱跳躍也。又云偏舉一足曰跼。又音科，謂不著兜鍪，入敵之土，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補）案言執戟奮怒而手揮，而直入敵言其勇也。又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跌後，踣間三尋，（補）案隱曰：謂有執戟者，奮怒而趨入陣也。又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跌後，踣間三尋，馬前足探向前，後足跌於後，音鳥穴反，踣謂後足跌地，言馬之走勢疾也。七尺曰尋，言馬走之疾，前後踣間一踣而過三尋也。騰者不可勝數。山東之士被甲蒙胄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褐以趨敵，（補）案隱曰：徒，脫也。楊桓謂袒而見肉也。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與山東之卒，猶孟賁之與怯夫，以重力相壓，猶烏卵之與嬰兒。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異垂千鈞之重於烏卵之上，必無幸矣。夫羣臣諸侯，不料地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奮曰：「聽吾計，可以強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湏臾之說，誑誤人主，無過此者。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韓之上地，東取成臯、滎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補）徐廣曰：桑一作栗。○案隱曰：此皆韓之宮苑，亦見戰國策。非王之有也。夫塞成臯，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不事秦則危。夫造禍而求其福報，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楚，雖欲毋亡，不可得也。故為大王計，莫如為秦。（補）為秦于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彊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王必喜。夫攻楚以利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韓王聽儀計，張儀歸報，秦惠王封儀五邑，號曰武信君，使張儀東說齊湣王曰：「天下彊國，無過齊者。大臣父兄殷衆富樂，然而為大王計者，皆為一時之說，不顧百世之利。從

而書之

增又曰當是時六

國猶能勝秦者其

力完也自范雎之

說行而諸條咸困

鮑彪曰據此則說

趙當在齊前

楊慎曰說趙王之

詞又與說齊楚者

異矣蓋違秦為縱

者趙王也趙王為

宗盟之主故言秦

王之積忿怒于

趙而以合兵誦戰

之詞脇之于前又

以面相見相結之

計懷之于后故趙

王懼而割地謝過

也

茅坤曰指秦者趙

為有故儀之說趙

獨以秦所啣者恐

喝之

楊慎曰趙為從盟

主故儀說之與齊

楚異

鮑彪曰約從以難

秦者趙也使秦得

諸侯力足以制趙

不告趙也告之者

是力不足也此時

諸侯咸於橫人之

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西有彊趙南有韓與梁齊負海之國也地廣民衆兵彊士勇雖

有百秦將無奈齊何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為可臣

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戰勝之名而有亡國之實是何

也齊大而魯小也今秦之與齊也猶齊之與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再戰而趙再

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戰又勝秦索隱曰番音盤又音婆趙之邑也四戰之後趙之亡卒數十萬邯

鄲僅存雖有戰勝之名而國已破矣是何也秦彊而趙弱今秦楚嫁女娶婦為昆弟

之國韓獻宜陽梁劾河外索隱曰河外河之南邑若曲沃平趙入朝澠池善反割河

間以事秦秦耳○正義曰河漳之間邑割以事秦耳○正義曰謂同華州地也趙入朝澠池

渡清河指博關正義曰博關在博州趙兵從貝州渡黃河指博關則津河南臨淄即墨危矣臨菑即墨非王之有也國一

日見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孰計之也齊王曰齊僻陋隱居東海之上

未嘗聞社稷之長利也乃許張儀張儀去西說趙王曰敝邑秦王使使臣效愚計於

大王大王收率天下以賓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大王之威行於山東敝邑

恐懼懾伏繕甲厲兵飾車騎正義曰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內愁居懾處不敢

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索隱曰督者正其事而責之督過是深責其過也今以大王之力舉巴蜀并漢

中包兩周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舍怒之日久矣今秦有敝甲凋

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會邯鄲之下願以甲子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

百五十名家評註史記

說皆辭屈就從心
不與也使季子可
作則三國橫約可
立解而生破也武
靈此時血氣未定
而蘇氏兄弟適不
在趙故僅得以信
其惡唱之說加之
數年如議服之時
其必有以折議矣
楊慎曰說燕王則
直言趙之不足親
信而不事秦之足
以亡國事秦有援
而無齊趙之患大
抵雖反蘇秦之說
而趙為燕之南蔽
者卒不能破也六
國之君皆恍其言
而聽之燕王曰寡
人蠻夷僻處雖大
男子才如嬰兒嗟
乎齊楚魏趙之
君嬰兒哉不獨燕
王也不然何為為
張儀廉頗而愚弄

使臣先聞左右凡大王之所信為從者恃蘇秦蘇秦惑諸侯以是為非以非為是

欲反齊國而自令車裂於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為昆弟之國而韓

梁稱為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與人鬪失其黨而

孤居求欲毋危豈可得乎今秦發三將軍其一軍塞午道索隱曰此午道當在趙之東齊之西也午道地名也

鄭玄云一縱一橫為午謂交道也告齊使興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成臯驅韓梁軍於河

外正義曰河外謂鄭滑州北臨河一軍軍於滎池約四國為一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是故不敢

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竊為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遇於滎池面相見而口相結

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專權擅勢蔽欺先王獨擅綰

事寡人居屬師傅不與國謀計先王弃群臣寡人年幼奉祀之日新心固竊疑焉以

為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割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

行適聞使者之明詔趙王許張儀張儀乃去北之燕說燕昭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

趙昔趙襄子嘗以其姊為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正義曰句注山在代州也上音

勾乃令工人作為金斗長其尾索隱曰斗音主凡方者為斗若安長柄則名為斗令可以

擊人與代王飲陰告尉人曰即酒酣樂進熱噉索隱曰音昌悅反謂熱也噉之是羹也下云厨人進斟斟謂羹汁故名汁

擊人與代王飲陰告尉人曰即酒酣樂進熱噉索隱曰音昌悅反謂熱也噉之是羹也下云厨人進斟斟謂羹汁故名汁

斗以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其姊聞之因摩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笄之山綱案笄婦人之

斗以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其姊聞之因摩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笄之山綱案笄婦人之

又曰舉趙之狼
戾無親以恐喝燕

鮑彪曰燕昭賢智
主也非儀此說震
動蓋指摩新附之
民勢未可以有事
又諸國從之者眾
故為卑詞以紓其
國是儀之橫有天
幸也加之數年收
集繕治有其緒則
若云者固昭王之
所唾而弁者史言
蘇代復重燕使
約從如初此昭王
之素所善積也
許應元曰衛衛固
不勝從術而文則
佳此一段尤佳
羅洪先曰張儀
之欲去梁蓋以避
武王之怒而自脫

首飾如今象牙樞○正義曰薛
今簪也摩笄山在蔚州飛狐縣代王之亡天下莫不聞大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

明見且以趙王為可親乎趙興兵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以謝今趙

王已入朝澠池効河間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

水長城正義曰並非易州界非大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舉師以攻伐

今王事秦秦王必喜趙不敢妄動是西有彊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

孰計之燕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裁音裁如嬰兒言不足以采正計今上客幸

教之請西面而事秦獻恒山之尾五城索隱曰尾猶末也謂獻恒山之東五城以與秦燕王聽儀儀歸報未

至咸陽而秦惠王卒武王立武王自為太子時不說張儀及即位羣臣多讒張儀曰

無信左右賣國以取容秦必復用之恐為天下笑諸侯聞張儀有卻武王皆畔衡復

合從秦武王元年羣臣日夜惡張儀未已而齊讓又至張儀懼誅乃因謂秦武王曰

儀有愚計願効之王曰奈何對曰為秦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

地也今聞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

師而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毋

伐以臨周祭器必出索隱曰凡王者大祭祀必陳設文物軒車兵器等因謂此為祭器也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秦

王以為然乃具革車三十乘入儀之梁齊果興師伐之梁哀王恐張儀曰王勿患也

請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索隱曰此與戰國策同舊本作意誤也借使之齊謂齊王曰王甚

增卷四曰張儀陰
夫不知周天子為
天下共主而欲挾
天子以按圖籍向
嘗陳之惠王卒為
司馬錯所敗而置
之猶復策之武王
冀載一之或用真
小人哉每讀是篇
輒為憤恨而掩卷
三嘆息
增宋黃曰此段即
前張儀謂秦惠王
者馮意特況之以
告齊王令勿伐梁
耳太史公敘此一
字不增減真是古
贗
增王維楨曰文意
重說最難惟莊子
為然次則國家
王維楨曰觀張儀
說六國其詞不窮
卒以相終始所謂
古尚存者有賴矣
按起首不敘邑
里而直曰游說
之士與敘虞卿
廉頗李牧諸傳
首句同此又一
例也

憎張儀雖然亦厚矣王之託儀於秦也齊王曰寡人憎儀儀之所在必與師伐之何以託儀對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夫儀之出也固與秦王約曰為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今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與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伐之齊梁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為然故具革車三十乘而人之梁也今儀入梁王果伐之是王內罷國而外伐與國

索隱曰謂齊之伐梁也梁之與齊先相許與約從為鄰故云與
國廣鄰敵以內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此臣之所謂託儀也齊王曰善乃使解兵張儀相魏一歲卒於魏也

索隱曰年表云張儀以安王十年卒紀年云梁哀王九年五月卒
陳軫者游說之士與張儀俱事秦惠王皆貴重爭寵張儀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重幣輕使秦楚之間將為國交也今楚不加善於秦而善軫者軫自為厚而為王薄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胡不聽乎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之楚有之乎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士盡知之矣昔子胥忠於其君而天下爭以為臣曾參孝於其親而天下願以為子故賣僕妾不出閭巷而售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曲者良婦也今軫不忠其君楚亦何以軫為忠乎忠且見棄軫不之楚何歸乎王以其言為然遂善待之居秦期年秦惠王終相張儀而陳軫奔楚楚未之重也而使陳軫使於秦過梁欲見犀首犀首謝弗見軫曰吾為事來公不見軫軫將

田汝成曰人謂幹之計出張儀之石予謂文亦出張儀右

張儀曰從而殺者蘇秦負其責儀而合者張儀有其咎陳軫之智不逮二子而不主縱橫之任乘勢伺變而行其說故其說不勞而身處于佚軫其說士之巨擘說

純彪曰軫之辨類提給而其所謂皆當乎人心不說於正論周衰軫士未有若軫之巧倫離群者也

吳師道曰秦為死道魯仲連不肯帝孔子順義不入彼

誠豪傑之士也軫往來其間其居也久與張儀爭寵

也又與張儀爭寵也雖其為楚謀也多而終不能以

楚楚也之楚之對辯給不說於正猶

為彼善於此耳

吳師道曰軫為楚謀于秦而勸秦收

行不得待

索隱曰軫諂犀首言我故來

異曰犀首見之陳軫曰公何好飲也犀首曰

無事也曰吾請令公厭事可乎

索隱曰饜一飽反饜者飽也謂欲令其多事

時為魏相楚王疑之未信也公謂於王曰臣與燕趙之王有故數使人來曰無事何不相見願謁行於王王雖許公公請毋多車以車三十乘可陳之於庭明言之燕趙燕趙客聞之馳車告其王使人迎犀首楚王聞之大怒曰田需與寡人約而犀首之燕趙是欺我也怒而不聽其事齊聞犀首之北使人以事委焉犀首遂行三國相事皆斷於犀首軫遂至秦韓魏相攻暮年不解秦惠王欲救之問於左右左右或曰救之便或曰勿救便惠王未能為之決陳軫適至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王聞夫越人莊烏乎王曰不聞曰越人莊烏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烏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貴富矣亦思越不中謝

索隱曰謂侍御之官也對曰凡人

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今臣雖

奔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惠王曰善今韓魏相攻暮年不解或謂寡人救之便或曰

勿救便

索隱曰此張儀等計策寡人不能決願子為子主計之

索隱曰子指陳軫也子主謂楚王也餘為寡人計

之陳軫對曰亦嘗有以夫下莊子刺虎聞於王者乎

索隱曰戰國策作館莊子館謂逆旅舍其人字莊子或作下莊

子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必鬪鬪則大者傷小

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下莊子以為然立須之有頃兩虎果鬪大者

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下莊子以為然立須之有頃兩虎果鬪大者

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下莊子以為然立須之有頃兩虎果鬪大者

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下莊子以為然立須之有頃兩虎果鬪大者

齊楚之敗意忘于
為主者哉或說史
作韓魏者是考秦
惠時唯十二年韓
舉趙師與魏
戰敗韓去楚絕齊
時甚遠他不見韓
魏相攻事且策言
齊楚已遠人解
不助齊耳當識其
意不可泥于詳也
劉鳳曰秦之虎狼
天下士依以恐持
諸侯則易以為功
若出入秦楚能忘
楚而不忤于秦者
陳軫哉
董份曰宜餘字句
言為其主計之之
餘即為我計之謀
言先其君而及秦
也故軫曰臣主與
王無異
楊慎曰館堅字不
必有其人設言自
好
王維楨曰救難卹
鄰大義也既不救
而又同其傷以利
之乎

傷小者死莊子從傷者而刺之一舉果有雙虎之功今韓魏相攻暮年不解是必大
國傷小國亡從傷而伐之一舉必有兩實此猶莊子刺虎之類也臣主與王何異也
索隱曰臣主謂軫之主楚王也王秦惠王以言我 惠王曰善卒弗救大國果傷小國
亡秦興兵而伐大趙之此陳軫之計也

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司馬彪曰犀首魏官名若今虎牙將軍名衍姓公孫氏與張儀不善張儀為秦

之魏魏王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今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正義曰此張儀

合秦魏之辭也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韓地也且韓之南陽已舉矣

子何不少委焉以為行功則秦魏之交可錯矣索隱曰錯音錯錯停止也然則魏必圖秦而奔儀

收韓而相行公叔以為便因委之犀首以為功果相魏張儀去徐廣曰義渠君朝於復相秦

魏犀首聞張儀復相秦害之犀首乃謂義渠君曰道遠不得復過索隱曰音戎言義渠道遠今日已後

不復得更請謁事情索隱曰謂欲以秦之緩急告語之也曰中國無事索隱曰謂山東諸侯齊魏之六國

關中六國無事不共攻秦秦得燒撥焚杆徐廣曰一孤切○索隱曰撥音都活反謂焚燒而侵掠也焚杆音煩烏謂焚蹂而牽制也戰國策有云且燒燭

獲君之國是說其事也君之國有事索隱曰謂山東諸國共伐秦也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索隱曰謂秦求親義渠君也

正義曰有事謂六國攻秦秦若被攻伐則必輕使重幣其後五國伐秦索隱曰按表七年楚魏齊韓趙五國共攻秦是其事者也

會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也不如賂之以撫

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繡千純索隱曰凡絲綿布帛婦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